



大堂妹呱呱墜地

撰文◎鄭宗弦 繪圖◎灰塵魚

阿祖「出山」（出殯）之後，有信哥和俊豪哥都回成功嶺受訓，有仁哥和有孝哥也回部隊服兵役，其他在外地讀書的人也回學校去了。

家人來來去去，但彼此都有聯繫，沒給我什麼特別的失落感，唯獨每天都會出現在門口的阿祖不在了，讓我覺得家裡切切實實的少了一個人。

小時候，我們小孩子在稻埕上玩遊戲，阿祖總是會回頭看顧我們；如果有人受傷了，或者是有人哭了，阿

祖就會高聲喊人來。

「阿錦啊——阿錦啊——」那是喊我阿嬤。

「春枝啊——春枝啊——」那是喊我大姆（大祖母）。

「秀如啊——秀如啊——」那是喊我二姆。

「秋娥啊——秋娥啊——」那是喊我媽。

到了有和出生，阿祖也八十五歲了，年老體衰，沒力氣大喊。而我與有和差了五歲，不太在一起玩，加